

說郛卷第五十九

史記法語

八本無注

宋洪邁

紀第一

五帝

幼而徇齊

徇疾齊速也

有赤氣出如匹絳帛

集解其服士

其衣服服士嚴青

其公且廉也

穿井爲匿空旁出

空穿亦作孔場

紀第二

夏

食少調有餘相給

草繇木條

紀第三

夏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

以水之民

割政

割制之政

有好女入之紂

有美女春入射宮

紀第四

周

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

大人已有

棄其先祖肆祀不答

答而祭名

不

好笑弓撥矢鈎

紀第五

秦

臣誠私利祿爵且留收其良臣而從死吾且尊官其事在商君語中不得良死

紀第六

操國事不道令男子書年寫放其宮室羣臣相與誦皇帝

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

私

知作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阿房宮未成成當欲更擇令

名名之上合字書也

求芝奇藥

異藥草

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

上不敢端言其過端正不及也

誦法孔子

誦孔子之書而取法也

山鬼固不過

知一歲事也不及妻也

妻爲逃嫁子不得母

皆天下累世名貴人

周廬設卒甚謹

宮夜巡警舍

野諺

野人語

酒未及濡唇

紀第七

項羽

奴虜使之此其志不在小

志在大

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

明日

聽細說聽小人之言不勝杯杓不能辭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獻大將軍足下大將軍謂范增有意督過之吾翁卽若翁必烹而翁若翁而我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不自責過

紀第八高祖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試爲吏試補貰酒貰酒留飲酒讐數倍

嘗督作

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錢終絕

或不實

有重客尊

主進主

賦徵

之餘

賀錢萬實不持一錢竟酒後

適從旁舍來

此大事願更相

推擇可者種族其家

諸所過毋得掠鹵鹵與

麻同

止宮休舍

主

賦徵

之餘

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也無恐譬猶居高屋之

上建瓴水也水瓶盛

或

遊子悲故鄉

或

吾魂魄猶樂思沛道故舊

爲笑樂亡可翹足而待

紀第九呂后

或

芬樓

泛卮汎也

讖書

託天報仇

莫自堅其命

毋入相國產殿門

未

敢訟言誅之

訖一作公
明書也

足下何爲者而入

政不出房戶

紀第十孝文

所言公公言之

坐案室之令

春秋高閔天

下之義理多矣

所閱言多
經歷也

而曰必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

而專于子

上以累三光之明

有犯此者勿聽治

祕祝日祐之故

移過于下

過于民

受賂遺金錢

嘉生惡死

常畏過行

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

與去聲得卒
天年已善矣

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

紀第十一孝景

除田半租

止馬春

不以栗
食馬

表十卷

汜從布衣匹夫起

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

大母家與平臺

侯昆弟行也 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

禮書第一

繁禮飾貌 二者心戰未能自決 臣下凜然莫必其命

樂書第二

得以接歡喜合殷勤 何必華山之驛耳而後行遠乎 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 奮之以風雨 備酒禍 禮閉淫 肉好
肉好音美音 四暢交于中

律書第三

甘得之心不息 堅邊設侯 鳴雞吠狗烟火萬里 天下去湯
火 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

曆書第四

雞三號卒明 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

天官書第五

若見若不 勅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北斗也 長庚如一正布著天 諸此
置過太白間可減劍音同也其一劍 長庚如一正布著天 諸此
雲見 候歲美惡 死人如亂麻 雲風此天之客氣 客星出
天廷有奇令

封禪書第六

其語不經見搘紳者不道獲若石云于陳倉 爲方仙道形解消
化 諸所興爲皆廢 善爲巧發奇中 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
金 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 爲人長美言甘言爲 敢爲大言處
之不疑 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河渠書第七

收皆畝一鍾 田者不能償種 水湍石不可漕 誠得水可令
畝十石 岸善崩 塵長芨沈美玉竹葉編謂之芨

平準書第八

馬二子姓文

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號 以武斷于

鄉曲 行者齋居者送

百姓抗弊以巧法 三人言利事析秋

毫 浮食奇民

沮事之議不勝可聽

田僮

田童入

願輸家之

半縣官助邊 不習仕宦不願也

何故見寃於人 馬母

事

勢之流相激使然

世家第一

吳太伯

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爲人能辛苦

世家第二

齊太公

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 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

世家第三

魯周公

在襁褓之中 是未可鞭而置也 居喪意不在戚

世家第四

燕召公

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

臣非以自爲爲王也

世家第五

晉書

旦求之曹無此人 必去曹無罹曹禍 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

世家第六

陳紀

牽牛徑人田 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 小不足
齒列勿論也

世家第七

晉書

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戒孫文子食 蒙衣

之服婦人

姻妾

世家第八

宋

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 卽奴事之耳

世家第九

晉

旦暮之人曾不能待 爲太子所魚肉 齒牙爲禍 期盡不到

已期不盡而至

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世家第十

楚

甚有功能光融天下 甚得江漢間民和 衆怒如水火 此爲蛇爲足之說也 令儀不得爲門闈之廝 抱空質 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于虎 居三代之傳器

世家第十一

越

爭者事之末 試身于所末上帝禁之 身與之市 驚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爲一封書遺故所善 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

世家第十二

鄭

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

世家第十三

魏

免身生男 以爲趙氏孤兒良以死然趙氏真孤乃反在 游于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 髢麋鼈輶 歌者之田且止 耕事方急一日不
作百日不食 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勤 驅世以笑
我 遠方之所觀赴也 錄臂左衽甌越之民也 其狀甚偉非
人臣之度馳以脫闕矣 同類相推俱入禍門 毋爲怨府毋爲
禍梯 盛氣而胥之入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
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
里少益嗜食 不和之色少解 嫁其禍于趙

世家第十四

魏

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 上屋騎危

危樓

世家第十五

魏

尚有世乎有後此以一易二之計 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

世家第十六

田齊

淫于酒婦人 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 狐裘雖弊不可
以補黃狗之皮 白頭遊敖之士 女不取媒因自嫁 宜若奉
漏甕沃焦釜

世家第十七

孔子

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 歷階而升不盡一等 烹羔
豚者勿飾賈 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尺有咫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鳥能擇木 予低回留之不能去

世家第十八

陳涉

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行卜 置人所罾魚腹
中 卒中往往語指目勝 人奴產子

產於人之
也

自辨數乃置

世家第十九

外戚

重觀 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 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宗家女
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
男方在身
曬大姊何藏
之深也之詩驚怪
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
衣故衣獨身來前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

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

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
佯爲羹盡櫟笠

世家第二十一

齊悼惠王

游乏資以畫于澤
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

酒吏
顧而父知田耳
試爲我言田
深耕穢種立苗欲疏
有亡酒一人
虎而冠
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

重寵

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

文無害如今言
公平吏
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使使勞

苦丞相 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功狗也 爲家不治垣屋 錄錄未有奇節

世家第二十四

曹參

居縣爲豪吏 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 終莫得開說
相舍後園近吏舍 反立取酒張坐飲 日飲無所請事 然無
言吾告若也

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

年少未宦事韓 良與客狙也同候 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
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與老人期後何也去 可屬大
事當一面 藉前箸 此難以口舌爭之 使羊將狼 上雖苦
爲妻子自疊

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

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 一縣中盡笑其所爲 游道日廣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兒婦人口不可用 君獨不素教我對

世家第二十七

韓侯

材官 先至城下爲多功戰 尚公主不相中 從理入口 將以
下騎送迎 若兒戲耳 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人生
各以時行耳 尚席主席者

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

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百巨萬 事從中生 阿意治小私說
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闕天

世家第二十九

五采

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 晚節嗇惟恐不足
于財 多持金錢事絕其獄 持詭辨以中人 樂酒好內

世家第三十

三王

躬自體

肥德

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

以手擊頭謝

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 欲和合骨肉

傳第一

伯夷

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左右欲兵之 肝人之肉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專犯忌諱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同明相照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章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傳第二

管晏

下令如流水之源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擔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傳第三

老子釋非莊子

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蓬累而行 良賈深藏若虛 烏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世莫知其然否 大抵率寓言也 皆空
語無事實 剝剝儒墨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 徑省其辭 自知其計 其家甚知其子而疑
隣人之父 其極慘礪少恩

傳第四

篇五

擢之閭伍之中 立表下漏 卜表決漏 身與士卒平分糧食

傳第五

孫子吳起

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 罷休就舍 救羸者不搏撻 批亢
擣虛形格勢禁 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舟中之人盡爲敵國

主少國疑

傳第六

伍子胥

剛戾忍訥 人衆者勝天 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爲人能苦辛 隱忍就功名

傳第七

仲尼弟子

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千鈞之重加銖兩而
移 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
事未發而先聞危也 句踐頓首再拜 不料力 焦唇乾舌
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與舉謂停貯也 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說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結駢連騎排藜藿入窮閭 持兩
具

傳第八

商君

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 王色不許我 語事良久
時時睡不聽 未中旨 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語數日不厭
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 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
帝王乎 愚者暗于成事 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常人
安于故俗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 事末利 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終日正言而無誅
歟關請見春者不相杵操闌戟旁車而趨危若朝露尙
將欲延年益壽乎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舍人無驗者坐
之其天資刻薄人也挾持浮說予嘗讀商君聞塞耕戰書
與其人行事相類

傳第九

蘇秦代風

釋本而事口舌屈首受書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
信被山帶渭皆願奉教陳忠于前之日久矣捐館舍常
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君慎勿出于口此人之所以爲君願也
恐惕諸侯易陽風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
意存天下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鎬
弇心被堅甲蹠勁弩寧爲雞口無爲牛後衡人怵王交
彊虎狼之秦受冠帶祠春秋繇繇不絕蔓蔓奈何未嘗得

聞明教 不下戶三男子 惕疑虛喝 妙音美人 心搖搖然
如縣旌而無所終薄 委蛇蒲服以而掩地 且使我有雒陽負
郭田二頃吾能佩六國相印乎 貸百錢爲資 徒報諸所嘗見
德者 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
也 詳僵而棄酒 去尊安而取危卑 此其智有過人者毋
令獨蒙惡聲

傳第十

張儀韓非子

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 戒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
日 賜僕妾之食 恐其樂小利而不遂 此吾在術中而不悟
爭名者于朝 使豺狼逐羣羊 一舉而名實附 地四平諸
侯四通 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 可立而須 輕走易北不能
堅戰 嫁禍 多奮辭而少可信 賢其辨而牽其說 積羽沉
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盧上舍而自館之 使秦女

得爲大王箕帚之妾 計無便此者 願陳子閉口毋復言 軫
可發口言乎 毋爲秦所魚肉 虎之與羊不格明矣 不與猛
虎而與羣羊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跪踰

音徒俱
跳躍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無異垂千鈞之重于鳥卵之上

聽須臾之說 造禍而求其福報 愁居攝處不敢動搖惟大王
有意督過之也 敝甲凋兵 面相見而口相結 方將約車趨
行 適聞使者之明詔 雖大男子裁如嬰兒 願乞其不肖之
身 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
也 故越之鄙細人也 文繡千純 振暴其短

傳第十一

母里子甘茂

事成盡以爲子功 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 禽困覆車

禽獸因急
能挫敵

車 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
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 願君以餘光振之 以苟賤不廉聞

于世 少與之同衣 何不快之甚 臣不知卿所死處矣 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 以骨肉重 亦戰國之策士也

傳第十二

續侯

非計之工 天幸爲多 是以天幸自爲常也 以千鈞之弩決潰癰 取天下之腸胃 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

傳第十三

白起王翦

禍大于所得 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 其意尙快快不服有餘言 是足以死 于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 三日三夜不頓舍 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國池爲子孫業耳
怛音而不信人 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投石超距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均身漢 彼各有所短也

傳第十四

孟子荀卿鄒魯淳于髡

關於事情 所如者不合 其語闊大不經 中國者于天下乃

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側行撤席 仲尼菜色陳蔡 持方榼
欲內圓鑿 學無所主 承意觀色爲務 一語連三日三夜
久與處時有得善言

傳第十五

孟嘗君

不舉五月子 長與戶齊 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公家之事日損 使主家待賓客 舍業厚遇之 傾天下之
土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屏風後常有待史主記君所
與客語問親戚居處 飯不等 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 眇小丈夫 馮先生甚貧猶有一
劍耳又蒯緼茅繩也言物可裝 貸賤者多不能與其息 多釀酒買肥羊
勢不兩立爲雄 客見文一日廢 結轡下拜 物有必至事
有固然 富貴多士貧賤寡交 明旦側肩爭門而入 非好朝
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

傳第十六

平原君與勝

槃散行汲笑蹙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雖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相與目笑之取雞狗馬之血來歃血定從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勝不敢復相士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搃囊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抒意通指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節錄文二

躡蹠擔簦

孟子

相室

必于其長者薄

而于婦人厚也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翩翩濁世之佳公子料事揣情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

著書以自見于後世

傳第十七

鳳公子

居頃 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 偲倪故久 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 隱屠間 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 曾無一言半辭送我 以肉投餂虎 尚安事客 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 嘎噏宿將 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 不敢自比于人 有自功之色自謂而功之 立自責若無所容者 侍酒至暮 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

傳第十八

春申君

留死于秦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 天下五合六聚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鬼神孤傷無所血食 出身以殉其主 世用事久 妻賴天有子男 身臨不測之罪 有毋望之福 有

身而入之王

傳第十九

范睢秦澤

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久留臣無爲也 宋有結緣梁
有縣黎五矣 願得少賜遊觀之間望見顏色處人骨肉之間 杜
口裹足莫肯鄉秦 馳韓盧而搏蹇兔 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
亦王之尺也 地形相錯如繡 擊斷無諱 木實繁者披其枝
范叔一寒如此哉 主人翁習知之 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
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 賈有湯鑊
之罪惟君死生之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 更醉而溺
我 締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夾而馬食之 卒然捐館舍 願
與君爲布衣之友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急士之窮 楚之鐵劍
利而倡優拙 昙鼻巨肩魋顙蹙觸 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
者壽也 持梁刺齒肥 結紫綬于腰 百體堅強 吉祥善事

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批患折難 退而岩居川觀 欲而不
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 長袖善舞多錢善

賈

傳第二十

樂毅

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善作者不必善成 以幸爲利義
之所勿敢出也 交絕不出惡聲 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

傳第二十一

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

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 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堅明約
束 徒以口實爲勞 吾羞不忍爲之下 相如雖駑獨畏廉將
軍哉 徒以吾兩人在也 田部吏 兩鼠鬪于穴中 以名使
括 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失勢之時故客盡去 雖
老尚善飯 三遺矢 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引璧睨柱

傳第二十二

田單

齊諸田疏屬 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
如脫兔敵不及距

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傳論

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 吾始以君爲
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 請爲
紹介 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 衍人臣也 使事有職吾
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
者也 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 彼秦者棄禮
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吾乃今日知先生爲
天下之士也 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 而連不忍爲也 爲書
約之矢以射城中 智者不再計 光燭鄰國 業與三王爭流
而名與天壤相弊 太白天之將軍 大白雲集解語云 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 剖心析肝相信 從昏飯牛薄夜半 從昏云云集解語 偏聽生姦

蟠木根柢輪囷離詭

傳第二十四

周易賈生

媯于辭令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屬草藁未定 天者人之始父母者人之本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懷瑾握瑜 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蒙世俗之溫蠖 汨徂南土汨鳳凰在笯 邑犬羣吠吠所怪 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 諸老先生不能言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 關貲尊顯 逆曳倒植 棄周鼎而寶康瓠 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澹乎若深淵之靜泛兮若不繫之舟 具道所以然之狀 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

往來販賤賣貴 有所甚愛姪 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 此奇
貨可居 善門待子門而大 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 子貧
客于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結賓客也 以夫人爲天 以色事
人者色衰而愛弛 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
尙可得乎

傳第二十六

刺客

貪小利以自快 善客待之 女爲悅己者容 且吾所爲者極
難耳 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 旦夕得甘毳以奉親親供養
備 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 市行者諸衆人皆曰 以天年
下世 相樂也已而相泣 雖游于酒人乎 資怨而助禍 利
七首血濡縷 其人居遠未來 日已盡矣多 髮盡上指冠
具知其事爲予道之如是

傳第二十七

孝子

竈上驅除

李斯議亦在逐中 飾後宮充下陳 擊瓮叩缶

彈箏搏髀而歌舞呼鳴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快意當前適觀

而已

定一尊

子天

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 巷議 禁之

便 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此 吾未知所稅駕

父捐命追

贏糧躍馬惟恐後時 懷通侯之印歸于鄉里

辨于心而拙于

口 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 人生居世間譬猶騎六驥過決

隙 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

慈母有敗子

救過不給 請爲君候上間語君

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

我哉 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

穀抵角 私家之富與公

家均 少失先人無所識知

夫高故賤人也 以忠死 復幸

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傳第二十八

蒙恬

嘗書獄 皆生隱宮

者宦

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

傳第二十九

張耳陳餘

去抵父客 生平數聞耳 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 頭會箕歛
傳檄而千里定 誅殺如前十城 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豈以臣
爲重去將也哉 爲天下宰不平 漢王與我有舊故 願君無
復出口 事敗獨身坐耳 刺剟身無可擊者 立名義不侵爲
然諾者 勞苦如生平懽 具道本指所以爲者 王不知狀

傳第三十

鴻臚彭越

緩頰往說豹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罷嘯諸侯羣臣如罵
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 有司治反形已具 得攝尺寸之柄
雲蒸龍變

傳第三十一

韓安

率其曹偶 提空名以鄉楚 布甚大怒悔來 布又大喜過望
疏爵而貴之 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 常爲

首虐

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

不得推擇爲吏 常從人寄食飯 諸母漂以水漂
漿爲漂 吾必有以重報母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衰王孫而進食 中情恠耳 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 如失左右手 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非信無所與計事者 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素慢無禮 拜大將如呼小兒 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 噎噭叱咤十人皆廢 言語囁囁吁音 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 夜半傳發 先據便地爲壁 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前左水澤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委心歸計 奉咫尺之書 臣多多而益善耳 宛哉烹也 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予言 令其旁可置萬家

傳第三十三

韓信虛館陳跡

孽孫 跛而望歸 國被邊 非有大罪急自歸 與將軍爭一日之命 瘦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有吏事辟匿 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令人覆按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 夫計之生熟成敗于人也深矣

傳第三十四

田傳

蝮蟻手則斬手 麒麟用事者墳墓 大者王小者迺侯耳 尸鄉廐置 善爲長短說

傳第三十五

樊噲傳商鵠公漢集

以屠狗爲事 謝無有閉關事 中酒酣 賜之卮酒彘肩 病甚惡見人 詔戶者無得入羣臣 誅呂后嬪屬 天下稱鄭況賣交 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著

好書律曆 主柱下方書文書 解衣伏質 身長大肥白如瓠
側耳于東廂聽 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 念非公無
可者公不得已彊行 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
曆 材官蹶張 坐爲太守受故官送 妮妮廉謹爲丞相 無
所能發明功名有著于當世者 本彊人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
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 且紀征和以來 其治容容隨世俗浮
沉而見謂詭巧

傳第三十七

酈生陸賈

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 皆握手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
言 此眞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 生自謂我非狂生 不宜倨
見長者 輟洗起攝衣 名爲有口辨士 離結今兵
雜頭士 以新造
未集之越 天地剖泮 嶠嶠山海間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

令我日聞所不聞　橐中裝值千金他送亦千金　時時前說稱
詩書　乃公居馬上而得之　畏大臣有口者　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常燕居深念陸
生往請若問起居

何念之深　生揣我何念　注意相　在兩君掌握耳　爲飲食費
天下便事　使者入通　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　未暇見
儒人　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　懼而失謁
跪拾謁　客天下壯士也　雪足

傳第三十八

傳覽新故創成

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　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
上以爲愛我

傳第三十九

劉秋叔孫通

顧見上言便事 欲與之鮮衣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 哭
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 檻天下
之吭而拊其背 此宜夸矜見所長此必欲見短 漢適女送厚
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
者哉 何足置之齒牙間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 吾不忍爲
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 以尊卑次起上壽 攻
苦食啖漢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傳第四十

季布變布

爲氣任俠 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 待間果言如朱家指
勇使酒難近 至留邸一月見罷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
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以一人
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
諾 短兵接兩賢豈相厄哉 貨傭于齊爲酒人保 反形未見

傳第四十一

袁益齋續

意得甚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丞相如有驕主色 請室也
千金之主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願至上前口對狀 其
語具在吳事中 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 與閭里浮沉相隨
行鬪雞走狗 博徒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
爲解不以存亡爲辭 譬之皆不容口之掊生所問占 學申
商刑名于軒張恢先所 隅直刻深 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
傾九卿 丞相心勿便力未有以傷 枝郡 別疏人骨肉人口
議多怨公 劉氏安矣而董氏危矣 吾去公歸矣 好聲矜賢
竟以名敗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傳第四十二

張釋之謁唐

卑之毋甚高論 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
口 喋喋利口捷給 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 教兒子不謹

倚瑟而歌 用紵絮斷陳藁漆其間 雖錮南山猶有恠 此人
親驚吾馬馬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 有如萬分之一取長
陵一杯土 善爲黃老言處士也 不能取容當世 父老何自
爲郎家安在 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 公奈
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 鄙人不知忌諱 士卒盡家人子起田
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

傳第四十三

禹石張叔

中涓受書謁 積功勞至大中大夫 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
訴訴如也唯謹 文多質少 親中裙廁牕牕讀牕音也豆城虎子也廁行清寄
行中受薰者也最之衣也最
丞相 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 無他大略爲百姓言 實無他
腸 不與他將爭 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慚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 衣敝補衣 于後宮祕戲 子孫咸至大官

傳第四十四

田叔

喜劍 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微陛下臣等當蟲出 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 以官卒 不以百金傷先人名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于武功 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 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 將門之下必有將類 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 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家貧無用具也 錢官 久乘富貴禍積爲祟

傳第四十五

荀卿公

爲人舍長 長桑君荀卿 出其懷中藥予扁鵲 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我之帝所甚樂 未嘗得望清光侍謁于

前 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鑊石擣引案抗毒熨一撥見病之
應 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搗髓腦 潼浣腸胃漱滌五臟 曾不
可以告咳嬰之兒 切脉望色聽聲寫形 聞病之陽論得之陰
聞病之陰論得之陽 目眩然而不瞞舌擣然而不下 嘘唏服
臍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 形靜如死狀
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雖司
命無奈之何 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 聞貴婦人
卽爲帶下醫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聞秦人愛小兒卽爲
小兒醫 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 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
使者 詔問臣意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
有何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 驗之可一
年所 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湧疝令人不得前後溲 一飲得
前溲再飲大溲 痘之得內 脉無五藏氣 脉少衰不死當浴

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
至今不可以見寒 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 大小溲
流汗出澑澑者去衣而汗晞也 沉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 盛
怒而以接內 寒中迴風潤 飲食下嗌而輒出不流 風入中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 豐病重在死法中 酷齒 血如
豆比五六枚 望其色有病氣 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
流汗數出炙于火而以出見大風 柔湯 內寒月事不下
欲男子而不可得 嗽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 飲食
下嗌輒後之 泄數十出 柔齊剛齊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
悍藥入中宛氣愈深 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 四
支不能自用 牡疝 痘名多同而診異 不中期死 論藥用
所宜 好諸方事 悉受書之 精方 意死不敢妄傳人 以
其伎見殃

傳第四十六

吳王淮

壯王 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 察見淵中魚不祥 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 卒踐更輒與平賈 反遲禍大 服舍次在雙 使諭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 有宿夕之憂 與糠及米 身有內病 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 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 白頭舉事 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深入多殺爲功 使使惡條侯于上

傳第四十七

魏其武安侯

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擠趙女屏間處而不朝 有如兩宮蟬將軍則妻子毋類矣 辨有口學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 以毀去 承相入奏事坐語移日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 益疏不用無勢 萬金良藥 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夫妻治具 數以酒失得過丞相 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 耳語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效女兒咷囁耳語 獨不爲李將軍地乎 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 腹誹而心謗 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 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效轂下駒 今我在也而人皆讐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 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

傳第四十八

韓長孺

死灰獨不復然乎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 私行千金丞相媿 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 意忽忽不樂 天子方倚以爲漢相

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

誘騎 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 就善水草人人自便 莫府省約文書 有一胡兒騎善馬 漢之飛將軍 李廣老數奇 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 懒惰如鄙人口不能道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傳第五十

飼奴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瀛 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 千里馬匈奴寶馬也
甌脫守界上屯或 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 其坐長左 舉事候星月
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 善爲誘兵以冒敵 諸引弓之民
并爲一家 書牘以尺二寸 濑惡民邪惡之民 薄物細故皆不足
以離兄弟之驩 時小入盜邊 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
我丈人行

傳第五十一

衛將軍驛騎

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鉗徒 人奴之生得無笞
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捕服聽者伏于驛道 知善水草處軍
得以無飢渴 軍亦有天幸 常坐留落不遇 乘傳先詣行在
所 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無以家爲也

傳第五十二

平津侯主父

恢奇多聞 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 開陳其端令人主
自擇 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 恐先徇馬填溝壑 君
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 晚乃學易
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 假貸無所得 爲客甚困 功流萬
世 雖有覆軍殺將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
費 禽獸畜之不屬爲人 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 將吏相
疑而外市與外 俳優侏儒之笑不乏于前 宿憂 介胄生蟻

盈 人人自以爲更生 壞長地進 無狗吠之驚 生不五鼎
食死卽五鼎烹耳 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未有樹直表而
得曲影 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 遠迹羊豕
之間

傳第五十三

南越尉佗

揚越揚州之南越 頗有中國人相輔 妄竊帝號聊以自娛 方日夜
裝入見天子 尚樂擅殺生自恣 飭治行裝重脅爲入朝具
男盡上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 有連親眷也 狐疑相杖 取自
晚一時之利 犜旦掌遮

傳第五十四

東越

項籍主命勿王 以海風波爲解

傳第五十五

朝鮮

有便宜得以從事 具以素所意告

傳第五十六

西漢書

略通五尺道 諸此國頗置吏 笮馬僰僮

傳第五十七

司馬相如

令與諸生同舍 家貧無以自業 久宦游不遂 繆爲恭敬日
往朝相如 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 一坐盡傾 奏琴爲
鼓一再行 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雍容閒雅甚都 家
居徒四壁立 不分一錢也 買一酒舍酤酒 身自著犢鼻襪
與保庸雜作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以失身于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 嫁時衣
被財物 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者也爲齊
難 無是公 白墻注音端似諸角在鼻上墻作弓李陵書以此遺蘇武 榜人歌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子胸中
曾不帶芥 萬端鱗萃 角觿音觿似諸角在鼻上墻作弓李陵書以此遺蘇武 臨邛諸公皆
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 厚分與

其女財與男等同 湛恩汪濊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 委瑣
齷齪拘文牽俗 勁越 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
去卽空居 未死時爲一卷書

傳第五十八

淮南衡山

穀以閉口或曰也 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遣其子子母從
居 一尺布尙可縫 一斗粟尙可春 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
求女無夫家者爲士卒衣補 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
不能十分吳楚之一 賜絕命之書 涕滿匡而橫流 皆不以
爲子兄數 不省錄著兄弟數中注 騎上下山若蜚 天下熬
然若焦 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 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屈僵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 吏
二百石以上及比者比吏而非亂 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 女弟
嫁棄歸

傳第五十九

續文

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樂多水時
而出材竹如此幾何頃乎童子不
犁畔老人兒啼傳其罪下吏

傳第六十

漢書卷第

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屋比延燒不得久留內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務在無爲而已性倨少理不合己者不能忍見使人可其奏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陷人于罪使不得得反其眞以勝爲功如發蒙振落耳褊心不能無少望如種薪耳後來者居上從民賞馬民或匿馬馬不具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常有狗馬病好興事舞文法其暮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推轂士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有勢則賓客十倍門外可設

雀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傳第六十一

書林

廣厲學官之路 通居家教 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履雖新必關于足 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
湯武受命不爲愚 諛儒 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 敏
于文口不能發明也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弟子
通者至于命大夫

傳第六十二

論衡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 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 以危法中都
便道之官 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 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
相造請 舞智以御人 乾沒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隨勢浮沉注 已心內
雖不合然陽浮慕之 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
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 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文深意忌

不專平 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 舞文巧詆以輔法 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 其治如狼牧羊 重足一迹 不寒而栗以鷹擊毛摯爲治 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 把其陰重罪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勿法 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勿犯 攻詆下戶之猾以烹大豪 爪牙吏虎而冠 內深刺骨其用深至骨 徵見其冤狀 專以人主意指爲獄 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 蠡鷙 扑擊賣請

傳第六十三

大究

竟不能得月氐要領 有大鳥卵如龜 大殼抵 見漢之鷹大傾駭之 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 善市賈爭分銖徙其城下水空一作穴

傳第六十四

游俠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設取予
然諾千里誦義 爲死不顧世 專趨人之急 短小精悍 以
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 振人之命 其陰賊著于心卒發于睡
毗如故云 與人飲使之酙非其任彊必灌之 爲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

傳第六十五

侯幸

力耕不如逢年善事不如遇合 女以色媚 公卿皆因關說
以櫂船爲黃頭郎 獨自謹其身以媚上 噗吮之 坐法腐給
事狗中

傳第六十六

潘華

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豈有說乎 所
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不過一斗徑醉矣 親有嚴客希收衣 製
擗鞠曲臚此時賜餘瀝 朋友交游久不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

私情相語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
微聞薌澤 髮心最歡 酒極則亂 馬病肥死 葬之于人腹
腸 抵掌談語 請歸與婦計之 山居耕田苦 又恐受賊枉
法爲姦觸大罪 持廉至死 陸橋皆沾寒 幸雨立 易爲漆
耳顧難爲蔭室 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
六章編之左方 游心駭耳 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兩人共持舉
其書僅然能勝之 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
盡 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 避世于朝廷間 陸沉于
俗避世金馬門 子孫長榮 連四海之外以爲席 寡偶少徒
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 奇策便計 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以手擊頭呼幸甚 徒揭空籠造
詐成辭 多言失實 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簪筆磬
折櫺河立待良久 狀河伯留客之久

傳第六十七

目次

天新雨道少人 復理前語 獵纓正襟 捧腹大笑 何以卑
汙長者 卜筮者世俗之所曖簡也 虛高人錄命以說人志
厚求拜謝 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 賒無異于操白刃刲人
從姬歌兒 此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分策
定卦旋式正基 騏驥不能與罿驢爲駟 屏語相謂 卜而有
不審 不見奪糈 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 見性好解婦來
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 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
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繫辰家曰大凶
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

傳第六十八

●策

蓍久則不神 灼龜觀兆 三王不同龜 下有伏靈上有兔絲
擣蓍 新雨已天清靜無風 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

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 得名龜 百言百當 理達于理文相
錯迎 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 祓去玉靈之不祥

傳第六十九

貨殖

雞狗之聲相聞 至老死不相往來 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
織者之木 中國人民所喜好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日夜無
休時 商不出則三寶絕 齊冠帶衣履天下 禮生于有而廢
于無 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旱則資舟
水則資車 治產積居與時逐 廢著鬻財貯蓄音 人棄我取人
取我與 用事僮僕同苦樂 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耕則常饑
桑則常寒注 子欲速富當畜五牷注 牷至用谷量馬牛 丈
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 鼓鳴瑟
跕屣游媚富貴 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果隋一作 賴蛤不待
賈而足 畏竊偷生苟且偷生 闔巷少年攻剽椎埋刦人作姦掘

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走死地如驚 趙女鄒姬設形容攖鳴琴渝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素封樂與之此者奉邑之入而命曰素封 駟會 周人旣纖酒 子錢家 博喜惡業也 販脂辱處也 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 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傳第七十

太史公自序

法家嚴而少恩 檼梁之食 舉音不盡其哀 名家苛察繳繞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閏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予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予爲太史而勿論載廢天下之史文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勿敢闕

紹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 獵儒墨之遺文 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 然其指風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其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 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 綱羅天下放失舊聞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 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整齊百家雜語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予歷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說郛卷第五十九終

說郛卷第六十

五代新說

予咸亨之始著作東觀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書後與好事者談或以宜存敍目錄時握管隨記疏之因而詮次遂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凡三十篇分爲兩卷

帝王	符命	忠節	孝道	友愛	義烈
諫爭	誠感	儒學	詞林	著述	博綜
敏對	武略	膽勇	識量	方雅	簡素
廉讓	周給	止足	惠政	道術	伎藝
任誕	嘲謔	隱逸	怪異	歎逝	烈女
帝王					

梁高祖武皇帝

姓蕭氏諱

初爲雍州刺史舉義殷齊東昏侯立和帝

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來降以爲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帝猶子臨賀王正德反圍臺城城陷帝孫永安侯諱璫字
臨王子入見帝帝曰可

一戰不曰不可歎曰得既在我失亦在我不預子孫夫復何恨景幽帝于宴居殿絕膳而崩立太子爲簡文帝諱璫字

世祖即位

景幽帝于永福

省少帝引筆自敍曰有梁興王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數至于此命也如何作五言詩曰天道何茫茫萬途那可想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又曰寶劍還藏篋神龍遂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景燕帝知不免因大酣醉後以土囊加之而崩景立豫章王棟爲天子俄而篡位湘東王諱璫字
高祖第

子七命太尉王僧辨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誅景卽位爲元皇帝都荊州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觀戰爲詩曰落星依遠戍斜日半平林徵兵資琰玉疊鼓亂搊金單醪投百卉芳菲下千尋從單所以樂梁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崩爲詩曰長夜無歲月安知秋與

春原陵五穀樹空得勤耕人又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
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太尉與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制還舊京
爲皇太子太尉與北齊通好司空懼其有變襲殺太子是爲敬帝

諱方智
字慧相

帝卽位封司空爲陳王陳王受禪以帝爲江陰王

陳高祖武皇帝

諱蒨
字興國
先字興國

卽位三年崩元子臨川王嗣位是爲文帝

七年崩立太子是爲廢帝

諱詝
宗

二年廢文帝弟安成王立是爲宣帝

十四年崩太子立是爲後主

諱叔
寶

六年隋滅陳以後主歸封長城王後主惑于張貴妃嘗居內游宴不關政事故隋師至

而莫禦濟江陵詩曰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望極清波裏思盡

白雲中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

諱高
字夏六
源

魏拜晉州刺史進渤海王位相國崩

贈齊王諡獻武嫡子嗣位是爲文襄帝文宣帝立追尊高祖爲神

武皇帝文宣王

嗣位進位相國齊王將受禪爲食奴蘭荆因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

諱高
字夏六
源

魏拜晉州刺史進渤海王位相國崩

進食次崩謚文襄弟太原公嗣位是爲文宣文宣帝進位追尊曰

文襄皇帝顯祖文宣皇帝

諱舜字子達

嗣位相國齊王受魏禪十年崩太

子立是爲廢帝廢帝

正道諱舜字子達

卽位叔父常山王廢帝自立是爲昭帝

諱演字廷安

一年崩徵弟長廣王立是爲武成帝

諱渙字仁綱

四年傳位太子自稱

太上皇帝崩太子立是爲後主

諱渙字仁綱

十二年周滅齊以後主歸長

安封溫公爲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永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

城人

周太祖文皇帝

姓宇文氏諱

魏進位太師崩謚曰文公嫡子嗣位是

爲閔帝受禪追尊爲文帝閔帝

諱覺字

嗣位太冢宰封周尋受魏禪

依周制攝天王先是文帝猶子爲冢宰

名諱即晉陽公

執政以帝受禪至是

廢帝立帝兄寧都公爲天王是爲明帝

諱欽字統突

三年冢宰酈帝崩立

帝弟魯公是爲武帝

諱昌字

誅冢宰十八年崩太子立是爲宣帝

稱天元皇帝二年崩太子立是爲靜帝

諱哲字

以清公輔政進清

諱寶字伯

王二年禪位隋王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諱堅本字阿廣小號六茹受周禪二十四年崩太子立是爲煬帝

十二年幸江都宇文化及弑帝于溫室大唐平江南謚曰煬

符命

梁武帝兩膀駢骨頂上隆起右手有文曰武帝所居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

梁元帝背有黑痣相者曰此大貴之兆也

梁武帝母張太后忽見庭前菖蒲花左右無見者取吞之而孕焉齊神武少時夢履衆星而行曾與同志數人獵于迴澤澤中茅屋有犬出噬殺鷹帝射犬斃有二人出將辱帝有老母兩目盲匍匐而出曰何敢與大家爭二子乃止母言善闔相偏捫諸人皆云卿相而已至帝曰貴不可道去數百步還顧無所見

齊文宣帝鱗身重踝晉陽曾有沙門乍愚乍智呼爲阿禿師帝曾

與諸童兒見之歷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

周文帝母王氏孕夢抱子升天纔上至而止故帝未受禪而崩背有黑痣宛轉若龍盤之形手垂過膝面有紫光

陳武帝初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令上吞之及覺腹中猶熱心獨負之

隋文帝生于馮翊般若寺有尼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以俗開處之乃自撫養皇妣忽見帝頭有角身有鱗起駭而墮地尼自外至曰已驚我兒令晚有天下帝額有五柱入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忠節

梁太子左率更徐公擒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衆皆奔散擒嶷然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下拜

梁吳興太守張公嶧侯景使人說之乃斬之逆擊景景益兵攻城

城陷戎服坐廳事臨之以刃終不爲屈而死

梁沈中丞浚見侯景景怒橫刀于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謂景曰舉兵向闕赦過結盟口血未乾而又翻背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後竟殺之

北齊東雍州刺史傅公休周武帝破齊遣其子招慰之答曰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斬之號令天下及高阿那肱召公問至尊所在曰已被執入周公乃大哭入廳事前北面哀號然後出降周帝執其手曰朕平齊惟見公一人

孝道

梁袁光祿昂母憂將柩過江而遇風駭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餘舟皆沉惟獨獲全

梁孔金紫休源至孝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
梁劉洗馬苞七歲時見諸叔卽泣母以其畏憚怒之答曰兒早孤

不及有識聞諸叔相似故心中悲因而歎歎母亦悲慟

梁陶黃門季直五歲喪母母在時染衣于外後贖歸抱之號泣聞

者酸感

北齊趙郡公

高叡

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資于事父則

流涕及喪母舉聲則絕遂長齋骨立

周幽公

字文廣

患經年母李氏亦以成疾而歿公居喪哀毀而終

時人謂母爲子歿子爲母終孝慈之道極于一門

友愛

北齊李中散

岳

弟庶爲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

日死臨漳獄中中散痛之終身不經臨漳居弟喪不許婢入室而

令妻伴弟妻元氏

義烈

北齊王侍中

琳

敗于壽春爲陳所殺故吏倉曹朱湯與陳徐僕射

書曰庶孤墳既築或非衝土之燕豐碑式樹空留墮淚之人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夫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徐義之斂琳之首葬之于八公山之上

諫諍

北齊王侍中紇侍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樂侍中曰亦有大苦帝曰云何曰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大苦帝默然

誠感

隋大將軍賀公若弼會突厥來賜射一發中的文帝曰非弼無能當之命公公拜而祝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一發破的帝大說曰此人天賜我也

儒學

陳張博士幾論議溫雅後主于東宮造玉柄麈尾初成曰雖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幾耳便以授之令講老莊又于鍾山開善寺

命講索塵尾未至敕取松枝以屬幾曰可代塵尾卽從之一

耳故

隋二劉生

大劉名操河間人
小劉名炫信都人

結盟爲友好學不倦衣食不繼澹如也著

五經義疏諸儒論古今滯義前賢不通者大劉生皆明之時人伏其精博小劉亦亞之故稱二劉

詞林

陳徐僕射

陳文變舊體多有新意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初使于

齊齊人留之致書楊僕射愔曰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愁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何必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白骨遂使東平拱樹常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僕射言而得還

敏對

隋國子生房博士

暉遠

文帝嘗問天子有女樂否朝臣不對暉遠

乃進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于雅頌帝悅

梁王丹陽份侍宴高祖問曰朕爲有爲無答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上稱善

梁柳吳興惲少時高祖問讀何書答曰尙書又問有何美句應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尙公主

梁蕭侍中子顯侍高祖曰我爲通史衆史可廢答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同符復在今日時爲名對

武略

周韓大將軍果有勇略破嵇胡胡憚其勁健號爲著翅人太祖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周蔡少保祐與齊轉戰齊人有厚衣長刀者直進待其十步一發殪之後有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膽勇

隋右屯衛麥將軍鐵杖初在陳以驍勇聞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

以爲盜被俘獻投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往南徐州行劫明日反牙陳帝知而不罪入隋屢有軍功及征遼謂醫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歟鼻療黃不差死兒女子手中乎遂死于遼東

北齊將軍彭樂從神武帝與周文帝戰于沙苑入深被刺腸出不盡截去復戰

隋折衝郎將沈光初仕陳陳亡入隋驍健絕倫禪定寺旛竿高十丈適懸繩斷非人力所及光口銜繩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距地倒行十數步觀者驚駭征遼東上衝梯十五丈城上競擊之而墜未及地得遇垂組接而復上者數回帝召下大悅卽爲折衝都尉

識量

梁左率侃有客失火燒十餘艘並金寶聞之初不挂意客懼走追

而慰之

北齊蘭陵王

長恭朝退而出僕從盡散惟有一人與之獨還無所

責問

方雅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圃泛舟番禺侯軌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而詠左太沖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梁徐僕射

勉嘗夜集有人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

及公事

簡素

梁江會稽革代還唯乘一舸偏欹不得安臥或曰舸偏濟險宜以重物均之既無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隋房司隸

彥謙清介嘗謂其子曰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還

子孫在于清白耳

廉讓

梁吏部郎王泰幼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于床上皆爭之而泰獨不取問之答曰不敢自取當待賜中表異之

周給

周緩德陸公通祿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能貴不患貴而貧也

止足

梁陶黃門季直歎曰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辭病歸

惠政

陳孔晉陵免單舸臨郡俸祿恤孤郡中大悅號曰神君

隋齊州趙別駕軌代還父老泣曰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道術

北齊陸法和初隱于江陵及侯景反遣將任約攻江陵梁元帝時鎮江陵令兵隨法和拒之至赤沙湖法和不介胄沿流而下返曰彼龍正睡吾軍之龍甚躍卽命攻之約大敗逃竄不知其處法和曰吾先于此州建一刹雖名爲刹其實賊標當往取之約果抱刹仰頭出鼻就而擒之又曰侯景卽破蜀賊當至俄而武陵王起兵于蜀又于襄陽城北大樹下令掘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得已數百年不逢我者豈見天日後元帝疑其爲神遂還京白堊塗門著龕白布衣大繩束腰坐茅席終日及魏破江陵乃取而著之天保中歸國死後所居壁破落其下有書曰十年天子爲尙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文宣帝昭帝武帝文宣帝十年其子廢帝百日昭帝一年武陵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隋安平公字文愷遷東西兩都殿堂皆其經始煬帝北巡欲誇戎狄命作觀風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爲之施輪軸推移倏然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煬帝大悅

任誕

梁曹江景宗乘車案部謂左右曰我昔在鄉里騎馬快如龍拓弓絃作霹靂聲箭如鵝鴨叫平澤中逐驛耳後生風頭鼻出火不知老之將至今來作貴人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無氣

梁蕭湘州志好賓客時湘東頗事聲譽湘州曰人有不好歡興著

書勞神苦思仰眠牀上唯看屋梁豈如臨清水對朗月肆意酣歌

也

梁魚竟陵弘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驛鹿盡田中穀米盡村里庶民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

遂恣情酣賞

北齊韓僕射晉明好客愛酒一席萬錢猶嫌其薄辭疾不仕曰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翻披故紙爲僕射百餘日便謝去之

隱逸

梁陶隱居

弘景

少時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

人曰仰青天白日不覺爲遠遂居句容之句曲山云是第八洞天

名金陵華陽之天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梁陶隱居

弘景

母夢有青龍入懷而出并見兩天人執香爐詣之

已而有娠遂生隱居與齊宜都王善王被誅夢來告別因訪其幽

冥中事遂著夢記

陳徐僕射

陵

母臧氏夢五色雲化作鳳集左肩上已而誕之寶誌

師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人目有青瞳時人以爲

聰慧之相

隋戶部樊尚書子善討絳郡賊汾水之北人無善惡皆坑之過村
塉卽焚之及病將死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厲云

藏一話腴

宣併入第五卷

宋陳郁

馬友犯長沙向薌林扞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
輩惶懼知勿脫矣賊指求薌林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
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卽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
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卽奮而登旣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忽語
輿卒欲少止羣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
發薌林亦悠然而去

郴之桂陽縣東有廟曰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布吳芮共敖也紹
興間劉領爲守乃謂九江王項羽所僞封芮敖追義帝而布殺之
放弑之賊豈容廟食遂毀之荆門有伍子胥廟南軒張先生首平

之蓋子胥吳視之爲忠楚視之爲讐尙安得血食于衆惡之地耶
劉張所見前後契合偉哉

以下諸條
今本未見

自古取蜀將帥皆不利漢岑彭來歛討公孫述遭刺客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劉禪皆族滅後唐郭崇韜康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皆死國朝王全贊崔彥遠討孟昶皆坐廢開禧間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爲李子文所殲近余玠爲宣諭凡十年亦不克令終

京兆李鑾欲以女妻戎昱欲令戎改姓戎辭焉有千金未必能移姓之句僧貫休以詩謁錢王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王喜甚遣人諭之令改十四爲四十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入蜀事孟知祥事與戎昱相類

拜亦多儀矣九拜者九稽首也九拜手也稽頰者頭至地也荀子大略曰稽首至地曰稽頰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曰平衡也頓首

者頭叩地也太甲拜稽首者蓋頭至地而留之稽久也法帖中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者蓋尊師傳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空首拜者頭至手所謂之拜手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音義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頸也吉拜者振動戰慄也雙拜者古人之拜兩膝俱也如今道士拜是也或曰有父母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爲跪樂府曰長跪問夫君有曰伸腰再拜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之也男子亦有跪秦王問范睢請蓋君前臣跪父前子跪是也亦膝跪地而立而惟夷狄之拜曰膜拜今髡縕之拜仰兩掌以受頸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曰惶恐百拜曰惶懼端拜又曰惶懼端拜又曰惶恐端拜百拜申稟何也

溫湯溫泉有之者不一福之城外一池頗寬源之初熱流之末溫流溢百步可以漚田膏稻非專待浴者而已廬陵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寧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溫而不熱覆以密室往來者便浴焉臨川銅山熱可烹飪其流分爲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常沸飛霧如烟雖霜雪無以改其熱然諸泉皆本硫黃氣腥而良浴者可以愈疥崇人伍峯山下有湯泉常溫能瑩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之詩曰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埃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疾俱瘥多吉祥事獨不腥者豈神仙浴丹之所沾溉後人歟至歟之黟山第四峯有香溪泉其沸如湯其赤如朱刺史薛邕就立廬舍設盤杆以浴病者病無不瘥蓋硃砂發見者也好事者皆汲去澄砂以入藥經歲月而香甘宛然清潔如故耿南仲徐元龜皆有文以記其異此泉不可與硫黃湯同日而語矣

唐人都長安語音非東南比于詩句攷之如綠浪東西南北路紅

闢三百九十橋十當爲謹也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
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相當爲嘶也一切晚來幽獨恐傷神恐
當爲共也後人皆倣而爲之如三十六所春風館一一香風送管
絃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又如但姓爲檀紹興間南
有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今婦人見人則曰萬福彼此道勝常詩字當
爲升字
蓋王建宮詞曰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凡此皆律詩
不如此則不協律矣

杜子美父名闢杜詩中無閒字王荊公父名益故所著無益字東
坡祖諱序故爲人作序俱云敍又改作引字張芸叟父名蓋故表
中改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亦倣之用此乃非也

閉門學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史君蓋燒香士大夫之清致也此
不可與奢侈者例論嘗攷沉香之所產非一真蠟爲上占城次之
而真蠟之中又有三品綠洋爲上比之三泊佛羅安爲下矣大概

生結者爲上熟脫者次之堅黑者爲上黃者次之固當攷之氣體
然沉之形亦多異形如犀角沉也形如燕口沉也如附子者附子
沉也如棱者棱沉也又不可專取其體與形似也試之亦有方研
之入水而微有聲者有先沉而後浮者有先浮而後沉者有似沉
似浮而弄水者又當先其氣質而後論其沉浮也予嘗斷以一說
龍涎不必合烏里真里博蓬萊鷗鴟欖速不必用但以大黑片辨
沉置之烈火上而以篤耨加沉片之上待其沸則置片腦于篤耨
之汁中其妙足矣蓋此外多淫麗不則之香不若此清而雅也予
又謂香有富貴四和不若臺閣四和不若山林四和蓋
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茅山黃連之類各有自然之香也漫及之
自元豐以孟子爲鄒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以
樂政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鄒國侯公
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

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
更雷澤伯公孫子平陰伯咸丘蒙項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
伯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子陽伯自渡江以後鄒魯隔
絕而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罕知之後有機緣幸舉而行之
君有君國卿有卿列郎有郎曹夫稱人曰君曰卿曰郎者皆所以
貴之美之也曰平原曰商於漢碑曰府君東坡曰何止容君數百
人用周顥故事指王茂弘之流也王子猷愛竹目爲此君尊尚之
無可疑至于卿則有不同曰荀卿曰虞卿杜少陵指花將而卿之
曰人道花卿絕世無似乎溢美及鄭善果語宋璟云中丞奈何卿
五郎乃知卿亦可重而亦可輕也然宋璟復鄭之語曰爾非張家
奴何郎之有嘗攷武承嗣詔二張呼爲五郎六郎安祿山畏林甫
呼爲十郎王繇畏王鉉呼爲七郎宦者不敢名李輔國呼爲五郎
是承嗣輩奴事于人而稱之明以是呼郎亦不足爲美若然則少

陵詩中送蘇四郎答鄭十七郎例似奴子人而郎稱之者論之不可也予謂孫郎周郎何郎潘郎沈郎等皆一世文人少年勳業才名貴重人美以郎不敢第行稱者斯足喜歟不然則中山何自稱曰前度劉郎者必非敢與張林王李輩伍也或自卿君郎之外獨以行稱如高三十孟六歐陽九蘇二之稱今人若此必蒙其唾罵矣

吳下風俗尙侈細民有女必教之樂藝以待設宴者之呼使令莫逆奉承惟恭蓋覬利贍家一切不顧名爲私妓實與公妓無異也長大鬻爲妾狠戾則籍之官動以千計習俗薄惡莫此爲甚鄰郡亦有未若吳之繁也天台陳潤道作吳民女一詩殊益風教吳民嗜錢如嗜飴天屬之愛亦可移養女日夜望長成長成未必爲民妻百金求師教歌舞便望將身贍門戶一家飽暖不自憐傍人視之方垂涎朱門列屋爭妍麗百計逢迎主人意常時棄疎自怨啼

一旦承恩多妬忌古人怕爲蕩子婦夜夜孤眠淚如雨今人甘爲貴人妾得意失意花上月蕩子不歸寧空房主人喜怒多不常吁使潤道爲吳守二年則舊染將一新矣

酒有箬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葡萄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香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酒名曰青壺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謂之筒酒又以黃甘醞酒曰洞庭春色此古人名酒者也至我國朝京師造酒惟內酒坊酒法庫上皇朝始置上醞局其外諸后殿親王府與主弟勳戚之家例許醞造間賜以美名惠恭后殿曰儀德寧德后殿曰坤儀德隆殿曰日月波瀾聖后殿曰坤珍宣仁高后宅曰香泉欽聖向后宅曰天醇欽成朱后宅曰璫綠紹懷劉后宅曰玉腴明達劉后宅曰瑤池燕邸曰迎醉趙邸曰瓊醑曰玉液蔡邸曰春泉鄆邸曰瓊醴景邸曰雲醴濟邸曰浮春曰嘉成肅邸曰

蘭旨昌王宮曰瑞露潞王宮曰親賢李遵勗曰金波王師約曰源
瑤李璋曰哀醒王詵曰碧香張敦禮曰靈液曰醺醕曹詩曰成春
曹晟曰保平潘正夫曰慶源曹湜曰介壽蔡京曰君臣慶會鄭醑
紳曰清醑蔡峰曰棣華童貫曰褒功又官府所造開封曰瑤泉洛
口曰金泉下至市肆如太平豐樂亦賜名曰眉壽取用不同而俱
得古人名酒之意

公孫弘在相位大開館閣以延賢所謂館目則各有別曰欽賢曰
翹材曰接士欽賢以待德任毗贊之賢翹材以處九卿二千石之
列若接士則一介之善一方之藝皆得居之其好賢樂士之意亦
粲然可觀矣及高賀以故人見乃止食之以脫粟覆之以布被豈
弘之奉養例爾非薄邪抑故人者私有以處之不在三館之列耶
否則賀士子也館之接士者姑若是而所謂欽翹又自別有待上
客之盛禮耶弘之詐是未可知也獨怪今之登顯仕者其取媚貴

要則有郊勞有祖送水陸具陳聲妓交集曰折俎也犒從也曰供不盡也曰筵不坐也巧爲名色獻讃貢餌惟恐繼富之不奢至于禮士友待親朋則不過具草酌煩薄食而已曰真率也曰亡具也曰公帑築底也曰廚傳蕭條也訥訥聲色距人千里惟恐周急之不暇是何輕貧賤而重富貴若是其甚耶高賀有云脫粟布被我自有何用故人爲又云弘內五鼎外膳一般其險詐也噫

嘗見有人彈范蠡文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恥非其鬼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可不雪讎恥于千載之前正禮義于萬世之下吳江三高卽越之范蠡晉張季鷹唐陸魯望也攷之世代相去甚遠揆之名節乃大不同切見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句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旣遂厥謀又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已曰鴟夷載西施子而潛遁且古

之隱者自稱草野易稱高尙不事王侯如蠡者致產累數千萬而
變姓名于齊陶轉貨逐什一利而詭踪跡于江海語其高節則未
可謂之知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無
邊勝地之上着此不共戴天之讐其視菰菜蓴羹敝屣名爵筆牀
茶籠短棹江湖者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聯鑣釣雪耶載觀往證歷
攷近吟九江王之廟桂陽紹興劉領爲放弑之賊而毀其貌伍子
胥之祀荆楚南軒張公以讐隙之人而平其祠事正相符言不容
遏可笑吳癡亡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劉清軒見譏固已深千年
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黃東浦賜誚尤不淺得罪名勝難
亞清高所合褫其祀于斯堂沉其軀于濁水別議高尙如季鷹魯
望者尤其祀庶幾笠澤之高風益凜松江之夜月增明不惟公論
可以大伸抑且風教實非小補此文雖近乎刻亦有大議論存焉

因錄記之

孩提之童才入學使之徐就規矩亦必有方發于書學是也故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殊有妙理予解之曰大人者聖人之通稱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丘是孔子之名以一箇身已教化三千徒弟其中有七十二賢士但言七十者舉成數也爾是小小學生八歲九歲底兒子古人八歲始入小學也佳者好也作者爲也當好爲仁者之人可者肯也又當肯如此知禮節不知禮無以立也若能爲人知禮便做孔子也做得凡此一段也二十五字而爾字居其中上截是孔子之聖也下截是教小兒學做孔子其字畫從省者欲易于書寫其語言叶韻者欲順口好讀已土子禮四字是音韻相叶也之一字乃助語以結上文耳言雖不文欲使理到使小兒易通曉也

紹興間張彥實擴知制誥行紅霞帳張頑兒轉郡夫人詞有曰某某兒柔惠宅心溫恭率履早備掖庭之列居多夙夜之勤積譽彌

芳渙恩斯渥又紅霞帔鄭廿八侯九娘轉尙字詞曰以爾內堅誠
信外盡恪勤夙夜在公禮無違者躡升爾秩庸爾朕恩又紅霞帔
馮十一娘張真奴劉翠奴劉十娘轉典字詞紅霞帔鮑倬兒紫霞
帔王愛奴轉掌字又典記邢廿二轉司字又掌闡劉宣添轉典字
紅霞帔王八兒轉掌字夫以宮禁百執事之人固有定分有定職
不可躐進所以轉遷資品皆有誥詞以示寵褒亦是國體然馮十
一邢廿二王八兒倬兒之名殊覺不雅有忝王言曷不以柔惠懿
美等或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得體必也正名乎此之謂也

唐人詩中用字平仄與今人不同嘗言之于前矣今以未言者再
言之唐彥謙春雨詩云燈檠昏魚目熏爐咽麝臍檠字平聲今作
去聲用王建贈李翹僕射旗旛四面下營稠手詔頻來老將憂每
日城南空挑戰不知坐縛入唐州挑字平聲今作上聲用贈田侍
郎中歸鎮詩曰將士請衣忘去貧綠窗紅燭酒收新請作平聲用

劉夢得贈日本僧知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
以寧字爲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儒
賞麒麟兒以麒麟字爲去聲杜荀鶴經賈島墓詩云謫官自麻衣銜
怨至死時以冤爲怨以去聲爲平聲矣元微之春遊篇欲終心懶
慢轉恐意闌散以散爲山以去爲平聲矣本朝李平叔和韻云望
雲驚岳峙懷舊覺雲散亦以散爲平聲也今世人稱諸樂工謂之
散樂指散爲上聲予謂不然唐梨園樂部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
家給據放散如此則散乃去聲矣

品茶要錄

一卷全

宋黃儒

字道輔
建安人

說者嘗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興靈芽真
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國初已來士大夫沐浴膏澤詠
歌升平之日久矣夫體勢洒落神觀沖淡惟茲茗飲爲可喜國林
亦相與摘英夸異制捲鬻新而趨時之好故殊絕之品始得自出

于榛莽之間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味其雲
腴當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負壞偉絕特者未嘗不遇
時而後興况于人乎然士大夫間爲珍藏精試之具非會雅好真
未嘗輒出其好事者又嘗論其采制之出入器用之宜否較試之
湯火圖于繙素傳觀于時獨未有補于賞鑒之明耳蓋園民射利
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評予因收閱之暇爲原采造之得失
較試之低昂次爲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

一采造過時

茶事起于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
二火二火之茶已次一火矣故市茶芽者惟同出于三火前
芽發時尤長霜有遺于一火二火皆遇時不
最佳尤喜薄寒氣候陰不至于凍霜而三火霜則三火之茶已熟矣時不
至于暄則穀芽含養約勤而滋長有漸采工亦優爲矣凡試時泛
色鮮白隱于薄霧者得于佳時而然也有造于積雨者其色昏黃

或氣候暴暄茶芽蒸發采工汗手薰漬揀摘不給則製造雖多皆爲常品矣試時色非鮮白水脚微紅者過時之病也

二白合盜葉

茶之精絕者曰翻曰亞翻其次揀芽茶芽翻品雖最上園戶或止一株蓋天材間有特異非能皆然也且物之變勢無窮而人之耳目有盡故造翻品之家有昔優而今劣前負而後勝者雖人工有至有不至亦造化推移不可得而擅也其造一火曰翻二火曰亞翻不過十數鎊而已揀芽則不然偏園隴中擇去其精英者耳其或貪多務得又滋色澤往往以白合盜葉間之試時色雖鮮白其味澁淡者間白合盜葉之病也

爪而白葉合不
用視

一審爪之芽有兩小葉抱生者白合也新採葉之抱生而色白者盜葉也造揀芽常剔取盤

三入雜

物固不可以容僞况飲食之物尤不可也故茶有入他葉者建人

號爲入雜鎔列入柿葉常品入梓檻葉二葉易致又滋色澤圓民
欺售直而爲之也試時無粟紋甘香蓋面浮散隱如微毛或星星
如纖絮者入雜之病也善茶品者側蓋視之所入之多寡從可知
矣嚮上下品有之近雖鎔列亦或勾使

四蒸不熟

穀芽初采不過盈箱而已趣時爭新之勢然也旣采而蒸旣蒸而
研蒸有不熟之病有過熟之病蒸不熟則雖精芽所損已多試時
色青易沉味爲桃仁之氣者不蒸熟之病也惟正熟者味甘香

五過熟

茶芽方蒸以氣爲候視之不可以不謹也試時色黃而粟紋大者
過熟之病也然雖過熟愈于不熟甘香之味勝也故君謾論色則
以青白勝黃白予論味則以黃白勝青白

六焦釜

茶蒸不可以逾久。久而過熟，又久則湯乾面焦。釜之氣上茶工有
泛新湯以益之，是致薰損茶黃。試時色多昏紅，氣焦味惡者，焦釜
之病也。

熱氣人號爲

七壓黃

茶已蒸者爲黃。黃細則已入捲模制之矣。蓋清潔鮮明則香色如
之。故采佳品者常于半曉間衝蒙雲霧或以罐汲新泉懸胸間得
必投其中，蓋欲鮮也。其或日氣烘爍茶芽暴長，工力不給其采芽
已陳而不及蒸，蒸面不及研研或出宿面後製試時色不鮮明薄
如壞卵氣者，壓黃之謂也。

八漬膏

茶餅光黃又如蔭潤者，榨不乾也。榨欲盡去其膏，膏盡則有如乾
竹葉之色，唯飾首面者，故榨不欲乾以利易售。試時色雖鮮白，其
味帶苦，暑漬膏之病也。

九傷焙

夫茶本以芽葉之物就之捲模既出捲上笪焙之用火務令通徹卽以灰覆之虛其中以熱火氣然茶民不喜用實炭號爲冷火以茶餅新濕欲速乾以見售故用火常帶烟焰烟焰既多稍失看候以故薰損茶餅試時其色昏紅氣味帶焦者傷焙之病也

十辨壑源沙溪

●

壑源沙溪其地相背而中隔一嶺其勢無數里之遠然茶產頓殊有能出力移栽植之不爲土氣所化竊嘗怪茶之爲草一物爾其勢必由得地而後異水絡地脉偏鍾粹于壑源抑御焙占此大岡巍隴神物伏護得其餘蔭耶何其芳甘精至而獨擅天下也觀乎春雷一驚筠籠纔起售者已擔簦挈橐于其門或先期而散留金錢或茶纔入笪而爭酬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其有傑猾之園民陰取沙溪茶黃雜就家捲而製之人徒趨其名睨其

規模之相若不能原其實者蓋有之矣凡壑源之茶售以十則沙溪之茶售以五其直大率倣此然沙溪之園民亦勇以爲利或雜以松黃飾其首面凡肉理怯薄體輕而色黃試時雖鮮白不能久泛香薄而味短者沙溪之品也凡肉理實厚體堅而色紫試時泛蓋凝久香滑而味長者壑源之品也

後論

予嘗論茶之精絕者其白合未開其細如麥蓋得青陽之輕清者也又其山多帶砂石而號嘉品者皆在山南蓋得朝陽之和者也予嘗事閒乘暑景之明淨適軒亭之瀟洒一取佳品嘗試既而神水生于華池愈甘而清其有助乎然建安之茶散天下者不爲少而得建安之精品不爲多蓋有得之者不能辨能辨矣或不善于烹試善烹試矣或非其時猶不善也况非其賓乎然未有主賢而賓愚者也夫惟知此然後盡茶之事昔者陸羽號爲知茶然羽之

所知者皆今之所謂草茶何哉如鴻漸所論蒸芽并葉畏流其膏
蓋草茶味短而淡故常恐去膏建茶力厚而甘故惟欲去膏又論
福建而爲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由是觀之鴻漸未嘗到建安

歟

宣和北苑貢茶錄

一卷全

宋熊蕃

字叔茂
號陽人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第建品說者但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
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尙闕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
後北苑出爲之最是時僞蜀辭臣毛文錫作茶譜亦第言建有紫
筍而蠟而乃產于福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縣民采茶北苑
初造研膏繼造蠟而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鋌聖朝開寶末下南
唐太平興國初特置龍鳳模遣使臣卽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
鳳茶蓋始于此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
別號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蓋自龍鳳與京石的白

四種繼出而蟻面降爲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製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閩始載之于茶錄慶曆中蔡君謨將漕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爲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如于小團之上紹聖間改爲瑞雲翔龍至大觀初今上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與常茶不同偶然生出一非人力可致于是白茶遂爲第一旣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銙貢新銙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龍顧居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鎗一旗次曰中芽乃一芽帶兩葉者號一鎗兩旗其帶三葉四葉皆漸老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德中建守周絳爲補茶經言芽茶只作早茶馳奉萬乘嘗之可矣如一鎗一旗可謂奇茶也故一鎗一旗號揀芽最爲挺特光正舒王送人官閩中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謂揀芽也或者乃謂茶芽未展爲鎗已展爲旗指舒王

此詩爲誤蓋不知有所謂揀芽也夫揀芽猶奇如此而况芽茶以供天子之新嘗者乎芽茶絕矣至千水芽則曠古未之聞也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公可聞始創爲銀綫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剔去祇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明瑩潔若銀綫然以制方寸新鑄有小龍蜿蜒其上號新龍團勝雪又廢石的白三乳鼎造花鑄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合爲首冠然猶在白茶之次者以白茶上之所好也異時郡人黃儒始撰品茶要錄極稱當時靈芽之富謂使陸羽數子見之必爽然自失蕃亦謂使黃君而閱今日則前乎此者未足詫焉然龍焙初興貢數殊少累增至元符以片計者一萬八千視初已加數倍而猶未盛今則爲四萬七千一百片有奇矣此數見范達所著龍焙美成茶錄達茶官也

自白茶勝雪以次厥名實繁今列于左使好事者得以觀焉

貢新銹大觀二年進

試新銹政和二年造

白茶政和二年

龍團勝雪大觀二年宣和

御苑玉芽大觀二年宣和

萬壽龍芽大觀二年宣和

上林第一大觀二年宣和

乙夜清供大觀二年宣和

承平雅玩大觀二年宣和

龍鳳英華大觀二年宣和

玉除清賞大觀二年宣和

啓沃承恩大觀二年宣和

雪英大觀二年宣和

雲葉大觀二年宣和

蜀葵大觀二年宣和

金錢大觀二年宣和

玉華大觀二年宣和

寸金大觀二年宣和

無比壽芽大觀四年宣和

萬春銀葉大觀二年宣和

宜年寶玉大觀二年宣和

玉清慶雲大觀二年宣和

無疆壽龍大觀二年宣和

玉葉長春大觀二年宣和

瑞雲翔龍大觀二年宣和

長壽玉圭大觀二年宣和

興國岩鏗大觀二年宣和

香口焙銹大觀二年宣和

上品揀芽大觀二年宣和

新收揀芽大觀二年宣和

太平嘉瑞大觀二年政和

龍苑報春大觀二年宣和

南山應瑞大觀二年宣和

興國岩揀芽大觀二年宣和

興國岩小龍大觀二年宣和

興國岩小鳳大觀二年已上號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

已上號
鑄色

又有瓊林毓粹雪呈祥壑源拱秀貢篚推先價倍南金陽谷
先春壽岩都勝延平乳石清白可鑒風韻甚高凡十色皆宣和
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右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前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
馳不出中春已至京師號爲頭綱玉芽以下卽先後以次發逮貢
足時夏過半矣歐陽文忠公詩曰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
新茶蓋異時如此以今較昔又爲最早因念草木之微有瓊奇卓
異之名亦必逢時而後出而况爲士者哉昌黎先生感二鳥之蒙
采擢而自悼其不如今蕃于是茶也焉敢效昌黎之感姑務自警
而堅其守以待時而已

貢新銙

竹
銀
模

方一寸三分

試新銙

竹
銀
模

同上

龍團勝雪

銀
模

同上

白茶

銀
模

徑一寸五分

御苑玉芽 銀模 徑一寸五分 萬壽龍芽 銀銀
上林第一 方一寸五分 乙夜清供 圓竹 同上

承平雅玩 圓竹 同上 方一寸五分 龍鳳英華 同上

玉除清賞 同上 啓沃承恩 圓竹 同上

雪英 銀模 橫長一寸五分 同上 雲葉 銀模
蜀葵 銀模 橫徑一寸五分 同上

玉華 模銀 橫長一寸五分 寸金 方一寸二分

無比壽芽 竹銀 橫長一寸五分 同上 萬春銀葉 銀模
宜年寶玉 銀模 橫徑一寸五分 同上 兩尖徑二寸二分

無疆壽龍 銀模 橫徑一寸五分 直長三寸 長壽玉圭 模銀
瑞雲翔龍 銀模 橫徑一寸五分 玉葉長春 圓竹 直長三寸

興國岩鎊 方一寸二分 香口焙鎊 圓竹 同上

上品揀芽 銀模 橫徑二寸五分 新收揀芽 銀模
方一寸二分 同上

太平嘉瑞銀圈徑二寸五分 龍苑報春銀圈徑一寸七分

南山應瑞銀圓方一寸八分 興國岩揀芽銀徑三寸

小龍銀圓

銀圓

小鳳銀圓

銀圓

同上

大鳳銀圓

銀圓

同上

先人作茶錄當貢品極盛之時凡有四十餘色紹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閱近所貢皆仍舊其先後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無興國岩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克今更寫其形制庶覽之者無遺恨焉先是壬子春漕司再葺茶政越十三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茶二萬株政和間曾種三萬株比年益虔貢職遂有創增之目仍改京錠爲大龍團由是大龍多于大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之知也三月初吉男克北苑寓舍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于慶曆以上自元豐之密雲龍紹

聖之瑞雪龍相繼挺出制精于舊而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于詩人句中及大觀以來增創新鑄亦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有故龍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實繁先子親見時事悉能記之成編具存今閩中漕臺所刊茶錄未備此書庶幾補其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朝散郎行祕書郎兼國史編修官學士院權直熊克謹記

北苑別錄

一卷全

宋趙汝礪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北苑旁聯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興國中初爲御焙歲模龍鳳以羞貢篚蓋表珍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事品數日增制度日精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可得也方春蟲震蟄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爲偉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苑與不至者同僕因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摭其大概條爲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

御園

九窠十二隴

麥窯

壤園

小苦竹

苦竹里

龍游窯

鼴鼠窯

教練隴

雞藪窯

苦竹園

大小垾

橫坑

猿游隴

張坑

帶園

焙東

中歷

東際

西際

官平

石碎窯

上下官坑

虎膝窯

樓隴

蕉窯

新園

大樓基

阮坑

曾坑

黃際

馬鞍山

林園

和尚園

黃淡窯

吳彥山

羅漢山

水桑窯

銅場

師姑園

靈滋

苑馬園

高畲

大窯頭

小山

右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自官平而上爲內園官坑而下爲外園方春靈芽孽坼常先民焙十餘日如九窠十二隴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爲禁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反之以其氣候少遲故也

采茶

采茶之法須是侵晨不可見日侵晨則夜露未晞茶芽肥潤見日則爲陽氣所薄使芽之膏腴內耗至受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搗鼓集羣夫于鳳凰山山有打鼓亭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復鳴鑼以聚之恐其踰時貪多務得也大抵采茶亦須習熟募夫之際必擇土著及諳曉之人非特識茶發早晚所在而于采摘各知其指要蓋以指而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速

斷而不柔故采夫欲其熟習正爲是耳

采夫日役二
百二十人

揀茶

茶有小芽有中芽有紫芽有白合有烏蒂此不可不辨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團勝雪白茶以其芽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謂之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也中芽古謂之一鎗一旗是也紫芽葉之紫者是也白合乃小芽有兩葉抱面生者是也烏蒂茶之蒂頭是也凡茶以水芽爲上小芽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蒂皆在所不取使其擇焉而精則茶之色味無不佳萬一雜之以所不取則首面不均色濁而味重也

蒸茶

茶芽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甑候湯沸蒸之然蒸有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淡不熟則色青易沉而有草木之氣唯在得中爲當也

榷茶

茶既熟謂之茶黃須淋洗數過欲其冷也方上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水芽間以高搗之以茶葉故也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至中夜取出揉勻復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奮擊必至于乾淨面後已蓋建茶味遠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沉其膏建茶惟恐其膏之不盡膏不盡則色味重濁矣

研茶

研茶之具以柯爲杵以瓦爲盆分團酌水亦皆有數上面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面揀芽之水六小龍鳳四大龍鳳二其餘皆十二焉自十二水面上日研一團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團至七團每水研之必至于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茶不熟則首面不勻煎試易沉故研夫尤貴于強有手力者也嘗謂天下之理未有不相須面成者有北苑之芽而後有龍井之水其深不以丈

尺則清而且甘晝夜酌之而不渴凡茶自北苑上者皆資焉亦猶錦之于蜀江膠之于阿井詎不信然

造茶

造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能無弊遂併而爲二焉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鎊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研盆盪之欲其勻揉之欲其膩然後入圈製鎊隨筭過黃有方鎊有花鎊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同其名亦異故隨綱繫之于貢

茶云

過黃

茶之過黃初入烈火焙之次過沸湯燼之凡如是者三而後宿一火至翌日遂過烟焙焉然烟焙之火不欲烈烈則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烟烟則香盡而味焦但取其溫溫而已凡火之數多寡皆視其鎊之厚薄鎊之厚者有十火至于十五火鎊之薄者七八九火

至于十火火數既足然後過湯上出色出色之後當置之密室急以扇扇之則色澤自然光瑩矣

綱次

細色第一綱

龍焙貢新

水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三十鎊 創添二十鎊

細色第二綱

龍焙試新

水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創添五十鎊

細色第三綱

龍團勝雪

水芽 十六水 十二宿火 正貢三十鎊
創添六十一鎊

白茶

水芽 十六水 七宿火 正貢三十鎊

續添五十鎊

御苑玉芽

小芽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

小芽 十二水 八宿火 正貢一百片

上林第一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乙夜清供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承平雅玩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龍鳳英華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玉除清賞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啓沃承恩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鎊

雪英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雲葉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蜀葵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金錢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玉華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寸金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鎊

細色第四綱

龍團勝雪

已見前 正貢一百五十鎊

無比壽芽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十鎊 創添五十鎊

萬春銀芽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片

宜年寶玉

小芽 十二水 十二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片

玉清慶雲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片

無疆壽龍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四十片 創添六十片

玉葉長春

小芽 十二水 七宿火 正貢一百片

瑞雲翔龍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一百八片

長壽玉圭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二百片

興國岩鑄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二百七十鎊

香口焙鈎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五百鎊

上品揀芽

小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一百片

新收揀芽

中芽 十二水 十宿火 正貢六百片

細色第五綱

太平嘉瑞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三百片

龍苑報春

小芽 十二水 九宿火 正貢六十片 創添六十片

南山應瑞

小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六十片 創添六十鎊

興國岩揀茶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五百十片

興國岩小龍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七百五十片

興國岩小鳳

中芽 十二水 十五宿火 正貢七百五十片

先春二色

太平嘉瑞

已見前 正貢三百片

長壽玉圭

已見前 正貢二百片

續入額四色

御苑玉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萬壽龍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無比壽芽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瑞雲翔龍

已見前

正貢一百片

籠色第一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六水 十六宿火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四水 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

小龍茶八百四十片

龜色第二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小鳳一千三百四十四片 四水 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龍七百二十片 二水 十五宿火

入腦子大鳳七百二十片 二水 十五宿火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龜色第三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四十片

入腦子小龍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小鳳六百七十二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八百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八百片

增添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一千二百片

入腦子小龍七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八百片

大鳳茶八百片

龜色第四綱

正貢

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六百片

入腦子小龍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小鳳三百三十六片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四百片

大鳳茶四百片

龕色第五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八片

京鋌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八百片

大鳳茶八百片

龜色第六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三百六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三百六十片

京鋌改造大龍一千六百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八百片

大鳳茶八百片

京鋌改造大龍一千二百片

龜色第七綱

正貢

入腦子大龍一千二百四十片

入腦子大鳳一千二百四十片

京鋌改造大龍二千三百五十二片

建寧府附發

大龍茶二百四十片

大鳳茶二百四十片

京鋌改造大龍四百八十片

細色五綱

貢新爲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圈勝雪爲最精而建人有直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圈以箬葉內以黃斗盛以花箱護以重筐局以銀鑰花箱內外又有黃羅幕之可謂什襲之珍矣

龜色七綱

揀芽以四十餅爲角小龍鳳以二十餅爲角大龍鳳以八餅爲角圈以箬葉束以紅縷包以紅紙緘以白綾惟揀芽俱以黃焉

開畲

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導生長之氣以滲雨露之澤每歲六月興工
虛其本培其土滋蔓之草遏鬱之本悉用除之政所以導生長之
氣而滲雨露之澤也此之謂開畲唯桐木得留焉桐木之性與茶
相宜而又茶至冬則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
至春而漸茂理亦然也

外焙

石門 乳吉 香口

右三焙常後北苑五七日興工每日採茶蒸榨以過黃悉送北
苑併造

說郛卷第六十終